

玉 支 肌

百年好读编辑部 主编

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

书 名：玉支肌

作 者：百年好读编辑部

出版社：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7

丛书名：流传千年的十大手抄本

ISBN：7-90048-00-98

中图分类号 I · 149

定 价：10.00

目 录

- 第一回 老侍郎兔鹘题诗童子笑 村先生龙蛇染翰美人惊
- 第二回 欲坦东床先引良人开绛帐 要争西席旁牵野蔓系红丝
- 第三回 惊座卖才自是佳人觅夫婿 当场涂面何殊丑妇见公婆
- 第四回 逼才子题诗引贼入室 荐春卿促驾调虎离山
- 第五回 才自怜才只一言而婚姻定 恶偏党恶早多谋而机诈生
- 第六回 慧女心灵用假聘消真祸 奸人计拙装暗鬼哄明人
- 第七回 实丕丕将人作饵已露芳香 活泼泼以聘为辞终无声臭
- 第八回 偿金赎聘有心用术反堕人术中 信笔题诗无意求婚早撙身婚内
- 第九回 无心罗雀罗得了一网全收 有意钓鱼钓不着两头齐跳
- 第十回 卜公子使势老拳头送客 管小姐弄巧小乞儿救人

第十一回 弱书生畏人逃生死未知 俏佳人敢独主强梁不怕

第十二回 管小姐巧用松松中着紧 卜公子强寻死死里逃生

第十三回 恶朋友丧心谋挑唆蠢汉 俏佳人苦肉计吓杀痴人

第十四回 卜公子惊欲死而恶梦颠狂 长孙肖想不了而诗笺丧失

第十五回 老丞相一怒害人情性恶 小书生两番登第姓名香

第十六回 长孙肖不忘生死请旨归娶报深仇 管青眉巧变姓名暗地养姑行大孝

第十七回 祖夫人舍不得捉李代桃 卜公子慌杀了移花接木

第十八回 管不闻婉转探才费小心 卜红丝信笔题诗存大礼

第十九回 二小姐惊惊喜喜说幽心 两尚书真真假假讨情面

第二十回 乍相见未说破犹自疑 大团圆看分明方知巧

第一回 老侍郎兔鹘题诗童子笑 村先生龙

蛇染翰美人惊

词曰：

白面书生，红颜女子，灼灼翩翩非不美。若无彩笔附高名，一朝草木随流水。江梦生花，谢庭絮起，千秋始得垂青史。闲将人品细评论，果然独有才难耳。

右调《踏莎行》

话说浙江处州府，有一个青田县。这县为何叫做青田？盖因昔人有一个叶法善仙师，曾栖此学道，道法成时，忽田中生出许多青芝来献瑞，故一时惊美其事，遂相传叫做青田。这青田县，峰峦高峙，十分秀美，内有一个石门洞，更是幽奇，书中称为玄鹤洞天者，即是此地。洞之西南悬崖上，飞下一道瀑布来，冬夏不竭，甚为奇观胜赏。只因地脉灵异，往往生出高人。在国初，已生过一个刘伯温先生，做了一番事业，享了一个大名。

只道山川秀气泄发无余，不期天地精华，生生不尽，后又生出一个高人来。这高人姓管名灰，表字春吹，乃宋仁宗时管师复的子孙。这和灰生来天资出类，才美过人，二十外，便中了明成化年间的进士，历官中外，大有贤声。还未及五十，早已做到礼部侍郎。因素志慕汉张子房辟谷之高，便弃职而归隐于林下，每欲飘然遗世而去。只因夫人早丧，遗下一女一子。若是子女生得

寻常，他也不暇顾惜，不期生得这个女儿，美如春花，皎同秋月，慧如娇鸟，烂比明珠。这还是女子之常，不足为异，即其诗工咏雪，锦织回文，犹其才之一斑。至于俏心侠胆，奇志明眼，真有古今所不能及者。生到一十六岁，袅袅翩翩，竟是一个女中的儒士。父亲爱之如宝，因与他起个名字，叫做彤秀，别字青眉。又不期生得这个儿子，神清骨秀，又自不凡，自小儿便不好嬉戏。到了五、六岁上，便随着姐姐读书习字，朝夕不懈。到了七、八岁，延师教训，果能默默领受。故到了十岁，便知书能文，已宛然是一个成人。父亲爱之不减青眉，望其大振家声，因替他起个名字，叫做管雷，表字不闻。因有了这等两个儿女，夫人许氏又早丧了，一时去不暇，故将辟谷的念头只管耽搁了。却喜自家年还不老，尚有可待，故急急要完儿女婚姻之事。只奈青田僻在山中，哪里便有可意儿郎，招为门婿。虽然没有，他却时时留心访求。

一日，春光明媚，柳舒花放，他在家中闷坐不住，因带了家人童子，并携了游春之具，依旧到石门洞西来看瀑布。原来这看瀑布所在，已有人造了一座小亭子，叫做喷雪亭，紧对着这瀑布，供游人玩赏。管灰到了，坐在亭子上，赏玩多时，心下甚是快畅，欲到题一诗以寄兴。因想起李太白题瀑布诗，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句，精警豪放，一时难与争衡，故拿着笔在粉壁上将要写，又歇下了。想一想，忽又提起笔来。及待要写，却又沉吟缩手，不敢下手。不半晌，如此者两、三遍。

正尔思索枯肠，不防背后有人看见，嘻的一声笑将起来。管

灰听了，心惊道：“甚人笑我？”忙回头一看，只认做是甚诗人、韵士，谁知大不相干，却是一个八、九岁发还不曾齐眉的小村学生。初看时，半是抱惭，半是含怒。及看明是个村学生，转笑起来。就问道：“学生，我在此题诗，你笑些甚么？”

那小村学生却甚老实，也不避忌，竟说道：“我看见你这等一位齐齐整整的老先生，为何题诗拿着支笔兔起鹘落的这等烦难？故不觉失笑”。管灰道：“我做诗烦难，你笑也罢。只是你曾看见哪个做诗容易？”小学生道：“别人我不看见，只看见我家先生，年纪还没有二十岁，在馆中哪一日不做诗。凡做诗，提起笔来就写。要三首便三首，要五首便五首，要律诗便律诗，要绝句便绝句，要长篇古风便长篇古风，从不见他提起放下，象老先生这等吃力。”管灰道：“你这先生姓甚名谁？”小学生道：“先生的学馆，就在前面豹吠村里。”管灰道：“离此多远？”小学生道：“不上一里，远是不远，只是弯弯曲曲都是小路，不甚好走，有些难认。”管灰道：“我要到馆中去望望你先生，你肯领我去么？”小学生摇着头道：“我那先生为人甚是疏冷，只喜自家读书，怕与人往来。我若领你去，妨了他的功夫，他就要打我哩！”说罢，慌忙就走去了。

管灰想道：“乡下先生题诗，信笔胡涂乱抹，自无可取。但他说年未二十，肯读书，不喜交接人，这就不可量矣。我左右闲在此，况路又不远，何不步去探访一回。”一面就叫一个家人先去暗暗访问，然后叫童子收了笔砚，也不做诗，就随后缓步而来。路虽曲折，却花迎柳引，甚有幽逸之致。果不甚远，即找着了豹吠村。家人忙复命道：“转弯竹林里有个学堂，定然就是了。不知老

爷还是自去，还是竟用贴子去拜？”管灰道：“不知是何等之人？不消用名贴，待我且自去看看。”遂单带了两个童子，步入竹林中，绕至学堂边，未见人早听得书声琅琅，忽高忽低，悠然而有韵。及走入学堂，只见一个少年先生，高据师席，端然而坐。细视之，神清骨秀，了无村俗之态。怎见得，但见：

潇洒风流迥出尘，不衫不履自精神。

漫言锦绣藏胸腹，只看姿容也玉人。

管灰看得分明，因走近前，将手一拱道：“先生请了。”那长孙无忝，正读到忘情之处，忽听得有人叫，忙定神一看，见是一位先达行藏，忙将书掩了，立起身走下位来，相迎施礼道：“乡村训蒙之地，为何有贵人到此？想是春游足倦，不妨小憩。”管灰道：“春游则然，足倦则非。到此者，特访无忝兄也。”长孙无忝听了惊讶道：“小子姓名，何由挂大人之齿，可谓奇矣。”管灰道：“珠藏溪媚，玉韞山辉，贤兄雾雨满山，怎勉人之物色。”长孙无忝听了，大喜道：“果有此耶。”遂延之上座，命学生入内取茶。

茶罢，长孙无忝因问道：“老先生贵人也，既肯下临我晚学生，必有所闻，实不知何所闻而来？”管灰道：“他尚未知，惟闻先生诗才敏捷，不减青莲。因思青田小邑，素不闻有其人，故趋而领教。”因命童子取出一柄金扇，送上道：“欲求一挥，不识可能惠赐一新咏否？”长孙无忝道：“巴人下里之名，本不当污白雪阳春之目。然道在青毡谋食，又不敢过辞而失职，只得要呈丑了。”因提起笔来，信手题于扇上道：

题诗只道野无人，何意门停长者轮。

荣藉闲花如素笑，宠加幽划也生春。

漫言路近寻来易，犹恐山深认不真。

欲借文章联一脉，未知笔墨可如神？

长孙无忝题完，因未曾请问得管灰姓名，故诗尾落款，只写个“村塾偶遇先达索书，晚学生长孙肖漫题呈政”，就双手送与管灰道：“下学俚言，老先生休晒。”管灰先见其落笔就写，不假思索，已自惊讶，及接一看，又见其吐词高爽，落笔风流，字字皆有微意。因不胜叹息道：“长孙兄之才，大用之才也。为何小隐于此？”长孙肖接名贴看了，故知就是礼部侍郎管灰。因答道：“晚生栖此者，一为自安蹇劣，一为窃薪水以养母耳。”管灰道：“旧年宗师按临处州，何不假途以取青紫？”长孙肖道：“奈籍不对，故守旧耳”管灰道：“原籍何地？为何居此？”长孙肖道：“原籍沧州，因随先人宦此。不幸先人见背，宦囊廉薄，贫不能归，故于此。留将十年，所以母子茆茆也。”管灰道：“这等说来，莫非就是长孙父母的后人么？”长孙肖道：“正是。”

管灰又叹息道：“长孙父母廉吏也，未及大用，而即谢世，常怪天道之无知。今见长孙兄青年才美，定当跨灶，方知屈于前伸于后，天道又未始无知也。”长孙肖道：“无文小子，既贫且贱，方愧不能继志，而老先生反为此言，岂不令我晚学生羞死乎！”管灰道：“人生天地，第患无才耳。眼前贫贱，安得限人。”因又问：“曾娶否？”长孙肖道：“纵有红丝，谁牵到此，并不曾定。”

管灰因见长孙肖青年才美，人物轩昂，言词爽朗，心甚爱之，不忍就别。因又说道：“才人难遇，春昼甚长，我学生有便携的樽盒，欲假此与贤兄盘桓片晌，不识可乎？”长孙肖道：“衔春觞而

侍高人之座，何幸如之。但以贵下贱，反客为主，似非礼也，无乃不可乎？”管灰笑道：“古人有言：‘老子于此，兴复不浅’。又言：‘礼岂为我辈而设’，安见学生与贤兄独不如古人？”因命家人将携来的酒肴，摆设上来，二人对饮。

饮到半酣，管灰又将经书上的学问来盘驳他。长孙肖皆从从容容，一一对答如流。管灰甚喜，因说道：“兄才已不啻青钱，自万选万中，若虑籍贯，我学生尚可为兄周旋。”长孙肖道：“周旋，固老先生怜才之盛心，但思功名一途，欲致此身而取重于朝廷也，若始进而即涉于欺，恐非朝廷之所重。”管灰听了，又惊叹道：“如此说来，则长孙兄不独才美过人，存心又君子矣。可敬，可敬。但只是故乡二、三千里，非一蹴可至。而村童之馆俸无多，何以为行李之费也。当设处若坐失青年，则非算也。”长孙前进道：“君子修其在，已无可奈何，只合听之。”管灰听了，愈加敬重。又饮了半晌，家人以天晚催促，方才别了回来。

一路上暗想道：“少年人眉目可对，世间或有之，至于才华，则往往未见。若论才美相兼，又少年，到了长孙无忝，可谓十全矣。我为彤秀择婚，阅人多矣，实无过此。但可惜他此时尚处寒贱，未必入儿女之眼，且慢说出。”

到了家中，女儿彤秀与儿子管雷接着，问道：“爹爹春游，今日为何归晚，莫非又遇了甚么好景留连？”管来道：“倒不是好景留连，只因闲步到一个村学馆中，偶见了一个教书先生，与他谈论诗文，甚是有些趣味，故不觉坐到此时。”彤秀道：“村馆教书，无非老学究腐儒常谈，有何足听，而爹爹却留连忘返？”管

灰道：“馆便是个村馆，先生却非老学究，转是一个后生，言论皆出人意外，并无一字涉于迂腐，所以听之津津不倦。就是所作之诗，亦有别致可赏。我儿若不信，他有当面写的扇子在此，你看便知。”因叫童子将诗扇递与小姐看。

彤秀接在手中，还不甚在心，及看一遍，便肃然起敬。又看一遍，因大惊讶道：“此诗不衫不履，果是才人之笔，且字字俱有微意，开口‘野无人’，何等自负。却妙在承得不骄不亢，却又赞誉得不谄不媚。至于后联‘认不真’，还恐爹爹识他不透，结语精警，直与起句相映，大合诗人之法，为何尘埋村馆？爹爹赏鉴不差。且前日县中送爹爹的锦屏，其题咏皆青田名流，渠公非牙后余唾，即甌中尘饭，并无一新警之句，何堪寓目。为何村野训蒙，转有此奇隽之才，殊令人不解也。”管灰道：“此生若是青田本县人，或亲或友，或者还有吹嘘。因他不是青田人，乡曲生疏，故沦落在野，无人知道。”

彤秀道：“不是青田人，却是何处人？因何流落在此？”管灰道：“此生乃沧州人，就是前任长孙县令之子。因奉母随任在此，后父亲死了，宦囊廉薄，不能北还，所以母子遂寄居于此。”彤秀道：“这等说起来，他今虽流落，却原是宦家，爹爹既念他青年有才，何不寻一条门路。提拔他一提拔，也是斯文中美事。”管灰道：“说起来又可笑，这长孙肖，他人物虽甚青俊，为人却又十分迂腐。”彤秀道：“怎见得他迂腐？”管灰道：“不说起考事来，也说籍不对；我许他周旋，他转说冒籍涉于欺，不足取重，反若怪我教之不以正，你道好笑？”彤秀道：“以世情论之未免可笑，若在名教中求人，则殊可敬。爹爹不可不婉转成全，勿使孤寒丧志。”

管灰大喜道：“我儿所言甚得我心。但要成全此生，却比不得他人，甚是不易。”彤秀道：“有甚不易？”管灰道：“他青年有才，除非功名。功名，他又不愿冒籍，惟有设处路费，使还故乡。在他人，不过赠之一、二百金便可完事。我看他矜矜自守，如何肯受人无名之赠，所以难耳。”彤秀道：“何不荐他一个丰厚之馆？便赠之有名，受之无愧矣。”管灰道：“俗人眼浅，见他未进，如何有丰厚之馆？前日，雷儿若不请了冷先生，加厚些束修请了他，倒是一件美事。况少年砥砺，定然不同。”父女们商量了半晌，无可奈何，也只得罢了。

不期过不得些时，恰恰这冷先生老病死了，又要请先生。故管灰便立定了主意，要请长孙肖。不意谋馆的多，不一时就有三封显达书来，荐了三个先生。一个姓裴名选，一个姓平名铎，一个姓强名之良，都是青田县里的秀才。倒把个管灰弄得没了主意，只得又与女儿商量。彤秀道：“他们既求了荐书来，若竟一个葫芦辞谢了，不独本人致怨，就连荐主也未免要芥蒂于心。女孩儿倒有一算，可使本人心服，又可使荐者无辞，又不费回复之词，又不露但绝之形，不知爹爹以为何如？”管灰道：“若从如此，可知可吐。但不知是何美计？试说与我听。”只因这一说，有分教：

青毡吐气，绛帐生辉。

不知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欲坦东床先引良人开绛帐 要争西

席旁牵野蔓系红丝

词曰：

鹄唤天暗，鸠呼雨落，情何隔别心何错。于中总就我殊劳，从旁戳破他偏乐。花想藏娇，柳思隐弱，何尝肯以春相托。到头花发柳丝垂，许多妙算都无着。

右调《踏莎行》

话说管彤秀小姐见父亲问他辞荐馆之计，因说道：“请先生一事，是瞒人不得的。若直直辞去了裴、平、强三秀才，单留下长孙一人，不独爹爹开口无词，只恐那三人缠缠扰扰未肯便去。依孩儿算来，莫若择一个日，治下四席酒，请他四人同来，就明说四位俱系大才，皆愿领教。但恨绛帐中止一座，不能并屈诸贤，又不敢妄为去取，今万不得已，谨选择一诗题在此，求四位大笔一挥。诗成者，谨当拜从；诗不成者，求其相谅。如此行法，彼做诗不出者，自无颜而去，不便再争矣。”

管灰听了大喜道：“吾儿之计甚妙，不拒而自绝，使彼此无怨。”果择了一个日子，备了四席酒果，用名贴将裴选、平铎、强之良与长孙肖四人俱请将来。

大家见请，只认做单请他一人，馆事妥当，不胜之喜。不期到了管家，堂上四人俱在，未免各自沉吟，不知是个甚缘故。相见毕，管灰就开口说道：“小犬顽劣，一向蒙冷老师教诲。今不幸

冷老师谢世；小儿荒废，急欲就正明师，却苦于无门访求。今幸蒙敝亲友指点，方才得识四位老师。识便识了，又奈学生老迈，一时不辨谁濂谁洛，孰朱孰程，不敢妄揣私度。谨选一诗题在此，求四位老师大笔一挥，若肯慨然捉笔，曲赐一篇佳章，便是不鄙愚蒙了，即当执贽拜从。若吝人玉，便不敢相强。不知四位老师以为何如？”

四人听了，倒有三人不开口。惟长孙肖深深打一恭道：“老先生台命，敢不敬从。”裴、平、强等三人，见长孙肖慨应，怎可默然，只得也假说道：“领教，领教。”就问诗题。管灰道：“且容少展薄敬，再当上请。”就命摆上酒来大家叙齿，坐了同饮。

饮到换席，方命人将残度撤去，换上文房四宝并花笺写的一个诗题，外又一个礼盒，盛着三封程仪，每封三面。又是一张百金的关书，并贽仪十两。诗成者，请受关书贽礼。诗不成者，各送程仪一封，以为往来之费。四人看了惊惊喜喜。因是众人之事，不可一人推辞，只得同将诗题展开一看，却是：

“赋得风流儒雅是吾师。”一句限韵，即以题语作。

大家看见诗题烦难，俱各沉吟不语。惟裴选年长，又为人忠厚。看完了就先说道：“我学生一向但留心章句，诗词一道实非所长，请诸兄高才留题，我学生是不能领教矣。”平铎见裴选辞了，也就乘机说道：“裴老师既不做，我学生菲才，就勉强为之，恐亦无惊人之句，也不敢领教了。”

管灰见四人早二人辞了，因叫人将笔砚移到强之良与长孙肖面前，说道：“裴、平二老师已不肖赐教了，万望二先生慨然一挥，

庶不负我学生仰望一番。”强之良明明做不出，却卖弄说道：“老先生台命，自愿呈丑。但愧我晚生才迟，不能应教于七步中，莫若请长孙兄高才题了罢。倘长孙兄亦巡逡谦让，则我晚生请题回去，明辰即当献上如何？”

管灰原属意长孙肖，只碍着三人情面。今见三人俱辞谢了，满心欢喜，才对长孙肖说道：“今日礼虽未设，然文会也。四先生居师席之尊，又皆文人也。若相聚一堂，有题而无诗，无论诗书削色，即我学生酬酢一番，并觉无颜，还求长孙兄破格赐我为感。”长孙肖道：“裴、平、强三老师之珠玉，既深蕴而不欲轻吐。我晚学生鄙俚三句，反浪献尊前，岂不可笑。然老先生谆谆谕及，又不敢违，却将奈何？”

强之良只认长孙肖也做不出，说乖话支吾，便栽他一句道：“夫子说，‘当仁不让’。兄有高才，不妨挥洒，以尽主人之兴。且使我辈得以观其胜。”长孙肖正不好遽然捉笔，借此一言，便说道：

“既强先生也这等说，我晚学生只得呈丑了。”展开锦笺，提起笔来，从从容容先写出题目。后随题一首道：

天青云白想襟期，秋月春风问所宜。

乐在浴沂非荡荡，道存立雪亦怡怡。

相如词赋聊文俗，贾董文章恰入时。

莫叹箴瓢无趣味，风流儒雅是吾师。

长孙肖题完，即送与管灰道：“俚言辱命，惶愧，惶愧。”管灰接在手，细细的吟咏了两、三遍，不禁欣喜称赞道：“道学题，而笔墨无一痕道学气，却字字明道学之理。化腐为奇，淘庸入雅，真不愧风流儒雅，允兄称小儿之师矣。”因复送与裴、平、强三人

道：“求三老师赏览，以为何如？”

三人同看了，强之良还打帐讥嘲两句。当不得裴选为人直朴，看完诗，就信口说道：“凡做诗写风景易，论道理难。今观长孙兄佳作，写道学直如风景，真妙笔也。”平铎亦赞道：“好诗，好诗。读来只觉儒家风味，窥见一斑。”

强之良见二人交赞，虽不开口，却也不便讥嘲，但默默不言。管灰见三人有二人称赞，便欣然立起身来，将盒中的关书并贽礼取出，送与长孙肖道：“小儿顽劣，敢求教诲。”随唤过管雷来拜见。长孙肖忙辞谢道：“鄙俚之句，不过塞责。况有裴、平、强三位老师在上，我长孙肖晚学后进，怎敢授此妄为人师，老先生还须斟酌。”管灰道：“有言在前，若苦苦推辞，岂不反使我得罪。”因铺下红毡，先自对拜了。然后叫管雷也拜了四拜。拜毕，就送上关书贽礼。又将三封程仪，送与三位。然后换席重饮，饮不多时，裴、平、强三人便先别去。

管灰又留长孙肖到书房中去，复饮道：“长孙兄高才，我学生所知。今日延师正礼，本不当复以题诗褻渎，但非此无以谢绝三人，故不得已耳。”长孙肖道：“以老先生入座延师，岂无尊贵的人，而必欲下求于寒贱。即晚生乡村蒙席，少资薪水足矣，何敢望累累厚聘。此皆老先生过于怜才，厚为培植，岂我长孙肖所能祈祷而请者也。但不知我长孙肖，荷此高厚，可能有一日侥幸，以附老先生之知遇，深自惶惶耳。”

管灰听见长孙肖将他肺腑之情，俱明明道破，知长孙肖不独有才，而又有识，愈加欢喜，因约到馆之期。长孙肖道：“到馆早

晚可也。但念老母独居，未免放心不下。”管灰道：“这个容易。我明日即拨一仆一妇去具汲爨何如？”长孙肖道：“得能如此，则更感不尽。”言罢，遂谢别而去。

到了次日，管灰果叫人送了两挑米，几担柴，并食用之资，件件俱全。又是一房老家人媳妇，服侍老夫人。长孙肖见了，不胜感激。因与母亲祖氏说明，分拨停当，竟自到馆。到得馆中，因感管侍郎情礼款待之厚，遂尽心竭力与管雷讲论诗书，习学文艺。朝夕同读同做，仅及半年，而管雷学业大进。

管灰与彤秀见了，喜之不胜，愈加敬重。又妙在长孙肖一无外好，读书之暇，惟有吃两杯酒，做两首诗，便是他的乐事了。又不出外闲游一步，又不交接朋友。故题的诗，东一首，西一首，有如春花一般。今日桃，明日李，后日杏，开个不了。却又妙在彤秀小姐酷爱诗文，故凡长孙肖所题，尽教兄弟暗暗抄了，传与她看，见其词语隽秀，无不称赞。赏便赏，却是赏其才，实与情意无关。忽一日，偶见他一首感知诗道：

君亲恩义有根枝，无故而深是感知。

才向饥寒消世态，又随冷暖入诗脾。

花开花落春常好，云去云来天不移。

垂盼没夸青眼厚，□□□盼到青眉。

彤秀见诗中有青眉二字，不胜惊讶。暗想道：“青眉二字，乃我之小字。除父亲与兄弟之外，知者尚少。为何先生题诗，忽然道及，大有可疑。莫非他访知我字，故以此相戏？”因细细盘问兄弟，管雷答道：“先生甚是老实，我家中事情，一毫也不问不管。就是馆中暇时，只做诗，除正事之外，并不与我说一句闲话，那